

梅溪先生文集

卷之四



梅溪先生全集

明正統  
十年

梅溪王先生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惑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必明則易知凡陰  
必柔必暗則難測故聖  
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  
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  
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諫暢洞  
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  
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  
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嘉穀落多穢芥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

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頽細  
如蟣虱如鬼蠹如盜賊  
詛祝閃候狡獪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  
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  
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

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  
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當求  
之古人以驗其說也於漢得  
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  
杜先生尚書顧文忠公侍郎

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  
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  
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  
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磊落不可揜者也其  
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

激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  
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  
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如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  
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  
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

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  
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  
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  
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  
疆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

者真非備德行政任賢討軍  
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  
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建議  
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  
不拜去為彰郡布上恩恤民  
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

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  
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公又親  
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強家  
人孺子亦藹然有忠厚庶遜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為  
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

為人不苟為浮靡之文論事取  
極已意並其規括宏闊骨幹  
淵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出  
之盡力於文字者法及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  
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

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  
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  
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  
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  
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  
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

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  
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  
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強  
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  
謗誣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  
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



之偉然者必不能有其鬢髮黧  
汚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  
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  
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  
百篇守番及夔公又遠在葛  
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

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  
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  
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  
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  
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  
康公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

詩遠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  
歔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  
卷屬予敘之予蓋三復焉而  
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  
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  
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

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著獨論  
其心如此別於篇端以告天  
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先  
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凜  
凜初未嘗隨死而止也以是  
矇私起懦而相與師慕直萬

一在朝廷必以犯顏納諫為  
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  
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  
真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  
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  
勢公公雖云止而其精爽之

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  
呼其亦可悲也交聞詩之好  
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余未守溫每於公暇輒誦  
梅溪王忠文公遺文因之  
有得於心以為政事之資

者多矣公之文集舊有刊  
本而朱文公代劉共父為  
序論其心為特詳歲久故  
壞前守何公文淵劉公謙  
相繼掇拾於蠹腐之餘重  
為刊板盛傳於今而少保

黃文簡公准為序則專論  
其道也文公之序載於大  
全集中惜重刊者遺之余  
為表而冠諸卷端使人知  
公之文章事業皆本於道  
而道又本於心也噫知公

之心者莫如文公文公天下萬世人物之衡鑑也必其序可得而遺哉

天順六年冬十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溫州府

知府莆田周琰識

梅溪先生王忠文公文集序  
道在天下無物不備無時不  
然本之於民彝達之於事業  
昭昭乎不可泯也然而不著  
之於文章垂之於訓典曷足  
以扶世立教化今而傳後是

故古之聖賢立德立功立言  
不可偏廢也嗣是而繼作者  
世豈無其人歟溫郡梅溪先  
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  
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百家  
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

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  
體認真切凝然以斯道自任  
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言  
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  
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  
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

饒夔湖泉四大郡八為太子  
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  
為權要忌嫉而執德不回粵  
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  
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國家之  
權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

失臣僚之邪正衆論之是非  
民情之佞戚軍政之利害時  
幾之審決虜讎之不可不復  
國恥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  
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  
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

其為郡時布上息恤民隱導  
掖撫摩直欲應之於平康之  
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漢  
唐循吏殆不是過其著為雜  
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淳和平  
坦蕩不離於道德仁義紫陽

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  
陽德副明之氣是以其心之  
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  
日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  
如此確哉至論也蓋其當代  
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媿



者矣後之人雖欲無傳其可  
得乎文集舊嘗鏤板歲久寢  
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  
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  
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  
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

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旁  
求博訪乃得其刻本於黃巖  
士族蔡玄可家命郡學教授  
何濬重加訂正鳩工刊刻用  
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  
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宮公

安暨邑事周紀等與有力焉  
於乎公之心畏天憫世之心  
也公之道聖賢所傳之道也  
不幸狙於人事之變遷迫於  
氣運之衰微而不得卒就其  
志徒託空言於編簡之中其

亦可悲也夫披閱是編者因  
其言以求其心因其心而達  
諸用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  
躋治於隆平使人皆知吾儒  
之道有功於斯豈曰小補  
云乎哉淮故不揆鄙陋而僭

為之序

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祭祿

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

國史總裁同郡黃淮書



第四卷

論用兵事宜劄子

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

論龍大淵論兩淮劄子

自劾劄子

雙州論馬劄子

再論馬劄子

除知制誥劄子

除太子少師劄子

應劄子

第五卷

代

又代

又代

又劄子

又代上劄子

又代上五劄

綴劄

代王尚書陸陸宰狀

又代上劄子

梅溪先生文集總目

廷試策并奏稿共五卷

詩文前集二十卷

詩文後集二十卷

附錄

梅溪先生廷試策卷第一

御試策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  
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  
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  
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  
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則用  
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  
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  
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邪



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  
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學  
古人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之矣詳著于篇朕將  
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  
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  
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  
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  
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  
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  
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

屈至尊廷集多士訪治道子清問之中首以監于  
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為言是則陛下欲守家  
法以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復以一介草茅與子  
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  
以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獻邪臣之所欲言者  
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  
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  
以為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  
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  
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城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  
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

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有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 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 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象正之路社群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

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蓋 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 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 臣伏讀 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為言次及于祖宗立經陳紀 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 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謂 陛下能攬福威之權寧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 祖宗有不難法時與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為 陛下憂矣不然 陛下雖勤勤問之臣雖說說稱之無益也 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

未嘗不以攬權為先自古者政治之方亦未嘗不以攬  
權為先惟碎作福惟碎作威惟碎作禮惟碎作義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者箕子昔武王之言也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  
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為義者左氏記時  
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  
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  
權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  
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  
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  
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

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  
總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  
之治號為更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  
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  
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  
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  
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為止戈之武系隆  
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肅明皇帝善法祖宗之君  
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  
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  
求治姚崇諫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則勸其攬權也帝



自謂能行由是勦精為治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就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勵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 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 陛下為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 陛下攬權者非欲 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 陛下傳食聽政如

惰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更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下不至於下移而已臣切謂 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 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言也 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機之暇焉好此書則 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之瓊瑛以詔學者夫 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之固已默得於

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神矣請為陛下  
誦之春秋書王曰天下者一人之事也書法天攬權之法  
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為人主不書法天攬權之戒書  
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會禮樂者欲  
其收禮樂之權也書借賞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  
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鷄  
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  
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  
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闇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  
凡一字之褒重於華衮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

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  
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  
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  
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  
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  
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  
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  
惟祖宗成法是慕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仰畏  
不以聰明自居必欲效祖宗之法以垂中興之治也  
臣以謂陛下法祖宗之法以垂中興之治也  
以攬權臣謹按春秋之法有存而則幸

之之書有復古之書者曰書者大羽者隱公  
不能守祖宗之法也書者大羽者隱公  
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也書者大羽者隱公  
古則譏之者也書者大羽者隱公  
望書猶朝于廟者曰公不告朔而書其猶朝于廟此  
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  
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  
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  
王用張湯取立以皇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  
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為人主

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 太祖 太宗肇造我 宋  
之家法者也 真宗 仁宗至于 列聖守我 宋之  
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 宋  
之家法者也在 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 仁  
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  
守我 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 仁宗出御書十  
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 祖宗訓二曰奉 真考  
業三曰 祖宗艱難不敢有墮四曰 真宗愛民孝思  
感嘆故當時 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  
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  
進講至蕭何曹參守舊章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其曰「知進講立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知事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持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者。陛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

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為言者蓋春秋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曹叅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願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之具猶者也。而姦孽未盡者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善其心。臣切謂欲姦孽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為善。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之法也。德仲尼從而明之。

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  
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書刑者如殺其  
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  
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  
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  
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  
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  
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  
以 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  
故司馬光自為諫官及為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  
獻之 仁宗又獻之 英宗又獻之 神宗而其二說

則在乎信賞必罰也 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  
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  
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  
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 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  
謂救時賢相也效者 陛下躬親萬幾一新時政斥逐  
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  
革弊之甚大者也 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為憂者豈今  
日 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  
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如進退天下之人才今  
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 陛下素知其賢自識擇可  
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之心為舉可也不然則采於

輿論而天下固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  
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為之地  
也如是則一人之遷進有以損 陛下作福之權矣  
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 陛下灼如其罪 震怒而賜  
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  
得於無言而天下固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  
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  
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 陛下作威之  
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稅其實之當去四凶人而  
天下服其罰之公 陛下苟能以 祖宗制賞刑為法  
以虞舜用賞刑為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

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為賞犯某事  
得其罪以為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  
臣不復為 陛下言之也臣伏讀 聖策曰賦斂之制  
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 陛下欲  
行 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切謂欲財用  
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  
告糶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外  
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  
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  
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  
而出軍賦也春秋書者不宜言書初者不宜初書作

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書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為  
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魯景公之問政不  
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用有若對魯景公之問年饑  
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盡儉臣又知裕國之術  
實在乎節用也側聞 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  
富官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  
耳豈可妄用占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  
呼大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 仁  
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褥止用黃純焉祐  
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為 御題時呂溱  
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 仁宗悅之擢為第一觀

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  
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  
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  
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  
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  
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  
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可謂節用理財  
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 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  
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廩富實貫朽粟陳如成康文景

時可也而 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切疑之  
豈 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  
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 祖宗全  
盛之日而用度不減 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  
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  
之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  
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  
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  
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于此也 朝廷往嘗屢有禁銷金  
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為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  
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

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 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下曳  
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  
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  
玩易我有用之寶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  
所增益者中貴外戚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  
無非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  
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於富  
庶臣願 陛下攬權于上而革眾弊以文帝及我 太  
祖 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為戒則何患乎財用  
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  
敢也臣伏讀 聖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



人才猶未盛巨有以見 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 祖宗時也臣切謂 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書作丘甲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為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于夫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肇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并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為甚詳又按經赦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傅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黜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 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大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勲立業背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 陛下往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

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自偃兵以來復興大學以  
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 祖宗之舊恩甚  
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為憂者臣輒獻攬權之  
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  
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  
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  
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 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  
具而欲得人可乎 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駁放士  
論莫不稱快臣願 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  
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至所  
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其平日之

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締章繪句  
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陪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  
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  
可乎臣聞嘉祐間 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 詔者數  
人眉山蘇轍之言最為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妄  
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 仁宗曰朕以直言  
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邪擢實異等此 陛下取士之  
家法也臣願 陛下以 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  
為戒命庠序去諂訥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志  
謹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  
而出如 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

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  
有以見 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  
如 祖宗時也臣切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  
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侯至威二年別書滕子范  
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西黜隱二年書紀子至  
威二年則書記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西  
進臣切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  
之權因其賢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經書楚曰荆公羊曰  
若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  
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夫子

黜陟之公法也故為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忠臣蓋春  
秋以責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為人臣者也為子而知  
春秋者則必為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  
之為人子者也我 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  
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  
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  
之於筮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  
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為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廟  
堂之上與 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  
陛之前與 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 國事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

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朝中今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各任職之任故其效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為憂者臣輒獻擢權之說為今黜陟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

雖無罪而亦斥睚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忘身徇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搢紳相率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嚴厲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慶曆中  
范富以為執政以歐陽修為諫官皆天



不起之虞故政有眚而不行救其偏言所以補其弊而  
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厦整則修之不可更造苟  
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庇也損益之宜  
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之說為獻可乎若夫所  
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  
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于成憲常  
如傳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  
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  
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

絳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  
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  
垂之万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  
之非其人矣則今日又不可不慎擇為臣願以荀卿有  
治人之言為獻可若夫參稽典策之訓則有歷朝  
之國文在為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為有司之成法在為  
朝廷之故事在為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  
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手攬  
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  
陛下終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益畜以待  
問久矣詳著于篇朕得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

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為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為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

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彼其化又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弘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燕弘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應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應之

如彼臣願 陛下以文王為法以武帝為戒端厥心居  
以為化本非正勿視非正非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  
用人也 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  
也其進則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與之進也  
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為亂之機其可以其才有餘而  
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  
人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為而投吾  
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  
其可以其遜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  
彼何為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  
益於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譽言日聞

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是必善  
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日聞必察  
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  
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  
非正心一云為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殆見四方万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 陛  
下以是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覽兼  
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 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  
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  
色而為之况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幹 淵衷之念  
哉臣聞 主聖臣直惟 陛下赦其狂愚不勝幸甚臣



昧死臣謹對

御批任賢輝經學淹通義論時止可作第一人

梅溪先生廷試策卷第一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二

輪對劄子三首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体爰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廢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跡匆匆咸謂虜情巨測有南下牧馬巢汧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整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

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如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  
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  
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  
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  
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  
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  
破敵之計 國家寶元慶曆間而夏叛命 仁宗以經  
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特望軍中有  
一韓一范而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  
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 仁宗曰古之用人  
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

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  
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  
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  
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  
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說邪之所媚忌外為夷  
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問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  
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  
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 陛下縱未大用  
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而為國長城亦可無  
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  
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而方岳去 仁宗思用仲淹夷

簡薦之亦力伸淹果能成功者不次為賢相 陛下當  
以 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事為法相與任  
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  
速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  
列其声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  
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  
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  
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  
山藜藿不採田有人為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  
大於此

右一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  
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  
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  
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  
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  
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  
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  
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  
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  
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

闖竒矣是又失之於彼也 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救  
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 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  
通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 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秦檜死百秦生也其間軍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  
司深文固結盜 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  
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  
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  
竊為 陛下憂之夫權之入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  
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  
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人其門培克  
聚歛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

擅齊殆不過此且身搃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  
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  
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  
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  
其後而不自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  
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  
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  
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關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  
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人蔡縛吳元濟之功違  
詔進馬溫造正衙拌劾祐自謂瞻落於溫御史今臺諫  
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

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  
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  
上結怨於三軍道踞之間捕人為卒結於怨百姓皆非  
治世事也 陛下自撻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  
竄逐捐闡 天下尤服 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  
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 陛下  
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  
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  
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大阿倒持日甚一  
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

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方二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  
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繇  
四海民心戴宋惟舊 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  
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  
國欽恣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郵刑獄三曰  
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觀比年寬郵之詔屢下  
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故昔人謂  
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

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觀 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急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强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

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橫費已歸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嗾乎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筋角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河吏錄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上散為盜賊矣况今夷狄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團結時也臣願 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勸鄉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

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兼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惠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為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之所為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

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胤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曷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為達孝也與恭惟 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謀之宮 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 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為是曠世絕無之舉哉真可謂

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為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

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我漢戰婁。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委挫而終不為曹操屈。



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昂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閔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黨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救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然已買 臨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

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 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一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破毒亦甚矣 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 陛下宜親御鞍馬知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况 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 陛下之節儉

可以豐財 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  
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瓜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  
宜因天設之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  
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  
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  
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  
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  
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  
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 陛下將何以應之  
乎臣謂今日之計戢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  
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  
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  
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  
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  
野而爰立傳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  
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  
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  
李德裕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  
任也則首用趙普 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  
迪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 英宗因舊相韓

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參  
政治平之治家號得人 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  
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  
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  
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  
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  
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  
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共惟 太上皇授 陛下  
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 陛下自擇天  
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 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  
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

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  
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  
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  
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織擢宰相  
得人則內可以尊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  
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  
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  
下端拱一堂之上天下人才皆出於陛下而任使之內脩外  
攘中興之功不亦大矣

右三

應

詔

厥今天下之職也居其官者必各盡其職苟且曠職不修欲  
望故事之章治道之興可乎且夫進退百  
官者大臣之職也夫進退百官者天子之  
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也內之卿監百執事  
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  
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  
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  
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  
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  
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生之意有所不悅

則論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  
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  
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言曰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  
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  
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  
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別相之命神宗曰樞  
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本受命猶侍從也於  
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之責也言是謂獻納掌  
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也言是謂獻納掌  
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代言也言是謂獻納掌

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嚴法守為不媿司馬  
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蓋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  
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無與天子者是諫官也又  
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  
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  
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  
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的躰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  
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 祖宗  
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

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抃之不當除樞  
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慶司馬光為諫臣論刺  
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  
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  
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  
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  
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拔其尤  
者一二入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  
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  
其尤者一二入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  
亦取其尤者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

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道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惧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關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敝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曰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元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近日召元老正人或實之政府或實之臺諫或實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為治表

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貴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場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守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三捷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閩外之

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  
機會不失矣臣聞傳誥告高宗曰本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諫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  
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 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  
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  
以酷權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  
陛下又 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 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  
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拂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  
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  
誤 陛下者不可不察 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

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  
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  
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  
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  
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  
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  
逆亮之死蓋 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  
將非唯無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  
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  
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問閭名器之

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從或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繼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

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臆元居正之初也 陛下宜奮軋剛之斷法厲舜之明繼述 太上皇 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 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之敝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敝寧有不革者耶敝事既去內治既脩則夷狄有不足攘 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論左右史四事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臣等誤蒙親擢承之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



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親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為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脩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

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後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訟龔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命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地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脩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

舉動而書若主於無則無以盡見乃徒立於御坐之前  
至備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  
未嘗或聞可謂立於其地有嫌於備矣臣又聞元豐  
三年脩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  
聞天子德音謹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  
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  
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  
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  
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  
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  
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  
史耶臣

愚欲乞陛下復歐陽脩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  
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  
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  
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  
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  
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杓處有命則臨陛俯  
對而書之不聞後殿也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脩  
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脩注出  
面錄聖語以此知聖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  
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  
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人臣後殿侍立而

前殿不與義安在耶之後殿侍立雖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礼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儀羊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曰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然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者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脩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

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况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

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 陛下考古  
驗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二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三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  
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  
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  
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耻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  
于以雪高帝平城之耻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  
之耻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孝也夏小康滅澆以復后  
相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  
帝王雖守歲中興雪耻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  
安社稷則一而已我 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

業親平僭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  
不幸運厄陽九醜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讎世  
耻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  
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  
里之國事讎苟知罪之賢聖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  
臣為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 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  
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 陛下  
聖意端有在焉 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  
聞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  
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比因宣召語及  
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 陛下之心

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  
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  
奸臣之覆轍屈已以和仇讎之犬羊指 祖宗中原之  
境土為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 祖宗中原之人民為  
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  
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群  
嘲而聚吠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  
牢不可破自非 陛下明果斷不取群議則社稷大  
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 陛下  
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由之聞不怠社稷會息之頃必  
念 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

心任賢勿貳去邪去惡以會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舉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貞去邪去惡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陛下既幸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托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異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奸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賍狼籍惡聲播

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賁緣遭際事陛下于潘潘龍飛在天蠟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耻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蠶秦檜之態為固寵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慎選亮之渝盟恪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玠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機縱未能長驅以定

中原亦可以牽制虜人而後之意浩既主和懼吳璘進  
取陰使其黨故身得議定而虜兵西夏協力攻璘遙從  
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  
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  
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  
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  
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驟  
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閥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  
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  
有號正法眼藏名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  
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

子之徒浩得時過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為人此  
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  
人待同僚為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  
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自為右揆益歸其奸方  
欲排擊所憎駭除異己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  
下察其奸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  
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  
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諱直之  
言不使上達有佞已者則以免辭啖之春闈首試知舉  
三人上躰聖心策門時事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林安  
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判

行安宅恤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判。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曾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惧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暗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

語以報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大學士經。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為已恩務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大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試士子填壘，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嘩，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已過，則稱君皆此類也。



此論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  
堯舜主而懷共鯨之凶 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回大  
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  
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  
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  
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  
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  
而處四凶于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浩  
之罪乞加寬殛 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 陛下

能去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于庭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紹府輿論咸以為疑謂 陛下雖能去邪  
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  
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  
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  
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  
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  
權 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 陛  
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  
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邊則歸主可謂誣上八罪有  
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

黷其可以巨藩大我而實奸謀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况紹興密通之舉其為大府浩音嘗為屬吏奸賊者聞亦何面目見其吏而受其頭 陛下出三前章正其罪惡褫取名器差遣處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一時也

論進取利害書子

臣共惟 陛下以英武之資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南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靈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虜人于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

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况臣謀蒙親擢為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工者仁義之兵為弔伐而舉况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捷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 陛下好生之德夫中原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成救之昔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符王師弔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為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竹帛也又三虜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圍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  
言南陽守齋降封為商侯封陳恢十戶引兵而無不下  
者今中原列城為虜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  
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瑄蒲察之徒降而受  
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公  
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  
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塗未知誰揖其任臣謂宜  
今張浚并節制襄廐得令出于輕重不偏將士協  
心遠近同躰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况荆襄將  
上素懷浚恩德皇甫侗之徒元服浚威名右使浚兼制  
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 陛下亦

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 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  
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今璘觀時度勢以  
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虜  
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救處受教救覆亡之不暇縱未  
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  
臣願 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  
今正是天以機會授 陛下時不可失也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  
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  
以逸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

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未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翼脫典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挾之由是見 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為蔡燿之壻託平曰素所交結者賂燿乳媪使之譽已蔡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下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授義問遂繇筦庫而得密院編脩為士論所嗤及史浩

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已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已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投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姪同而族異 浩治而父事之在浩之門家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聞 陛下召浚惧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之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說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

豈之未臣濫職風憲苟不論而擊之寧不自媿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說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於今日天下幸甚

再論史正志劄子

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明比讒慝自知罪大欲進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奸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逐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躁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譽叔文為伊周管葛憲宗監國

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逐號八司馬元和之治比迹正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於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奸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關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即使浩不去則正志必躡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搖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

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一將奉  
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為當讓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  
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  
尉天下之公議乎郎曾運判至么麼也而臣喋喋言之  
者非以其玷列宿汗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  
是非寔擊為伏乞 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  
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論廣海二寇劄子

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內不有小忍則不能成  
大謀臣竊見 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  
定淮甸曾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 祖宗之境土復

會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敵之  
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內欲小忍以成大謀  
者今欲外攘賊而境內有廣寇海賊嘯呼為患猶未勦  
除外未寧而內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  
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期矣然臣相時度  
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  
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  
林以為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  
可以必殺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為瀕海州縣之患  
聞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  
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內稍平可專意外攘臣所謂治

外必先安內少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不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不聞遠致滋蔓為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別擇賢才以為外其共任之寄以分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耻於為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為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繇帥守不得

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畧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為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切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解嚴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跼乎知解嚴府仲通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迤而二廣為之憂甚臣聞韓仲通不奏功致茶商憤以禽凌缺良弼忌辭併奏韓仲通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臣聞韓仲通不奏功致茶商憤

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  
安能使鼠竊狗偷皆即  
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  
有彘才可以任使及治  
與援海盜猖獗略無計  
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  
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  
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  
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  
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論內庭節省劄子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  
復而板曹以財用不足為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  
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薄助軍興然節省  
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宮殿唐  
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 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階  
偽以平 仁宗皇帝被用黃施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  
帝王之盛德我 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 陛  
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一員所省亦不下  
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知 都知李輝具  
到宮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金支者 減半支者有  
云住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 下矣然臣愚



區區猶望 陛下躬率之者益以 陛下於乘輿服御  
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止無非所賜外府以助  
軍須以為中外節省之計如內侍所與之數除 德壽  
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  
而更可以分數減者 陛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敢  
不從耶俟邊事稍定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  
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宿州退帥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  
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倡為浮  
議以動搖大計以離間 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

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群臣爭  
請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苦會高霞寓戰却宰相  
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  
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  
措置如何渠可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  
間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 陛下以剛  
大為心毋以小細自沮察小人之意勿為浮議所搖敷  
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養俟時大臣如裴  
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  
得以肆其讒間死 陛下今日之所為 祖宗陵寢而  
舉為 徽宗 徽宗復讞而後二百年境土而舉與



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爲人治龍大淵之  
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之爲人治龍大淵之  
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浩之爲人治龍大淵之  
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能安宅私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  
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爲奴顏婢膝之態士夫傳  
以爲笑 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罷大淵  
事朕不私之已罷其職矣臣言 陛下屈已從諫以天  
下爲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 陛下稱不私者  
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 陛  
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爲  
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

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奸 陛下即諭宰相令  
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異佞復留之計動用奸  
謀以要君父不顧廉耻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  
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  
長事無小大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  
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速前政速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  
乎 陛下断然罷之可謂善矣爲安宅者固宜惶  
懼朝聞命而夕即登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  
取爾耶臣欲乞断自宸衷不使奸人乘隙而亂逐之以爲  
不知廉耻者之戒

貼黃臣與安宅書云安宅奉旨浩意旨

毀省試策題及廢人之原書以去錄之即非私  
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相即欲求去蓋用奸  
計以鉗臣口臣聞而後其奸即棄陛下罷而  
去之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  
咸謂安宅倚恃皇威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  
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再論林安宅劄子

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  
奸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丐祠而  
去臣仰窺聖意既俯听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  
全安宅使不絲彈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

復乞朝辭異奸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即  
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皇惧之  
至切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  
畏尚何面目居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  
為臺官即詐為風疾以求致仕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  
上要君尤足以見其奸詐之工即去而復乞朝辭未有  
班次而遽得內引是謂之奸計復行也臣切見近日  
執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謂之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  
眷異禮耶欲乞陛下下旨令安宅罷職之罪亟賜寬  
遂以尉公諫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三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四

論用兵事宜劄子

臣切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  
策者曰進蹕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荆襄有不可不急治  
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計必有一定不  
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少勝不為之喜  
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  
天下屢敗而後禽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護街  
亭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  
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  
有材畧其經畧西夏也而亦有經畧三川之敗仁祖

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原此皆規模素定於胸次  
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言者論師一月三捷宿  
州不利蓋亦兵家勝負常事也吳越者遠從而搃搃將  
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繼 蓋慮今李顯忠鄧宏淵  
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濠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扇  
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 陛下遣中使給  
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  
勞而赦其一青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  
議詢詢謂 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切料聖  
意必不然然常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  
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以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

議乎議者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安臨也 陛下前日  
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涼進發或者猶以為遲今王師  
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 陛下宜速進蹕以鞏建康  
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蜀可以  
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杜淮甸之勢四方聞之  
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犒之費比舊宜節  
庶幾萬騎易動如聖訓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  
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  
古今必爭之地萬一虜人乘虛而入使川陝隔絕則東  
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  
今出於一固已得策矣 王意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

又聞以彥節制趙博則或以為不可得又在荆襄得士  
卒心彥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或臣氣不相下或生  
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荆襄遠甚或有機會恐關輟失期  
臣謂宜於前兩府倚棧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  
宣撫既以浚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與博輩各當一  
面則荆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荆襄此  
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為進取之圖  
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  
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招財不可以不理切聞  
西北歸附之民有可以為兵者衆督府及諸將不敢多  
募之者懼國家有養之之詔只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

招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罔功天  
下皆知之黷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  
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  
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  
民之心使江淮荆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  
廷因王師小衄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  
虜也臣所謂不能無慮者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巡  
幸止用宰相樞密為御營使李綱朱勝非等嘗為之  
陛下梓為視師之舉宜專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  
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處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  
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也臣所謂不可輕改者

曰用人也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強氣沮則變強而為弱朕至強而慎則慄氣餒之也髮至弱而怒則衝氣激之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銳真宗以問寇準準曰願為陛下畫此策者非可斬也今胡虜近迫四方危心當勵眾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鑿輿回轉一步則萬眾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撻覽虜眾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為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胡騎蓋得策矣惜

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將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繼未至多亦可補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鬪往往曹聚於茶商鹽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茶鹽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輒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為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殿內惟掛青布綠簾緋綃帳紫紬褥



今宮人之數內臣之員豈能盡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而未行者豈以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場未靜上下同憂權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遴選板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滿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滿也似聞海寇稍息不若別擇代者而還子滿不唯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滿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顯忠身為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凶凶之議謂顯忠心懷南北鼓惑中外上貽聖憂今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為已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無顯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殺人無故領兵自回遂致失利欲正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為然昔慶曆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于延州力戰而死都監黃德和遁走誣平降賊朝廷信其言遂致平之家禍仁宗聖明遣

御史出理其事既得其情遂平其事之節而斬誣告  
之人今正虛實未辨之時不可不審朝廷不如  
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如今新督飛渡審核虛實聞奏  
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實誤  
大事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庶使聖朝不致濫  
罰不勝幸甚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臣切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憂念  
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為勞來旋歸之使或出於大  
淵不憚勞苦慨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  
翬然咸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

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  
庾何等是也 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  
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號得人今大淵雖為  
潛藩舊臣議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銜命撫師有  
輕國躰又慮大淵之出聞者謂是 陛下所親信之人  
州縣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復致人  
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則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  
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選 陛下已降詔尉撫之  
矣今只委張浚勞來責其不必更遣撫諭之使切恐  
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還水則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  
心必懷疑不如審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乞命宰相於

朝列中擇其忠實進退以重光華之使以  
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自劾劄子

臣天資愚戇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搃角  
身在草莽聞旣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  
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臣常思  
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  
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  
義人心所同臣實敬慕之前年僞員館職嘗因輪對首  
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 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 陛下嗣位  
勇果南牧 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 陛下嗣位

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  
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太計仰贊聖  
斷又乞 陛下不惑群議委浚以圖成功 陛下不以  
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前日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  
所與聞至於勸 陛下破群議而用浚臣不為無力浚  
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  
者皆服 陛下英斷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幸災  
樂禍者橫議譴起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兵家  
常勢之說勸 陛下以剛大為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  
謂 陛下用兵為祖宗懷寢暴露而舉為 徽宗 欽  
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

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  
難而退益當內脩俟時而動 陛下則明果斷規模素  
定固不以一衄為群議所撼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浚  
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雖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  
自劾之表 國朝范仲淹韓琦西夏喪師亦嘗降官但  
仁祖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 陛下亦宜從浚之請  
薄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為後圖如臣狂愚不  
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今王師不利浚與其  
屬待罪臣其可尚居夙憲之職使朝廷失刑欲乞 陛  
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寬宥以塞群議

夔州論馬綱狀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中所有四川宣  
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陸事件委有未便乞處申  
乞詳酌施行奉 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  
吳璘管辦其舟船令王某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利害  
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者莫  
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民臣自入境以來切見夔峽  
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非江淪荆湖諸路  
之比為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  
恐不能活之况今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  
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奉茶馬司及宣撫司所  
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

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  
千馬舡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二萬六  
千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楫工水手約九  
十人較一歲之終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雇錢約  
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二  
萬貫草料批券亦不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間費於馬  
綱者蓋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不滿  
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為之  
而夔之民力既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  
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折估  
經摠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內今馬綱之費侷於所入

之賦雖曰令吳璘管辦豈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  
降地出又必取之於民而夔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出  
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踏諸路之困又可知矣况水路正  
行瞿唐灩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瀆漩  
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  
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涉咫  
尺之渡中流遇風十死八九况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  
用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崗複嶺上倚絕壁下臨斷崖行  
人攀緣鼓慄汗下遇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  
兼亦非馬之利若欲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  
力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所論利

害皆目見苟坐視一陷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上孤  
陛下任使之意將負不忠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睿旨  
令馬綱復行舊跡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為先臣仰見  
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備車馬而備器械蓋欲如周  
宣復古之時又謂犗駕之役並用廂禁軍貼以吳璘正  
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下仁心愛民如武王  
之不忘遠也又謂回船泝流頗費程限須多作番次免  
致稽滯又令臣身率以先共圖成效又足以見陛下  
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閭閻疾苦無不備

知不以臣為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寧俾輸犬  
馬之效况臣蒙誤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  
勞然臣螻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改行水跡為巴蜀之  
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敢再瀆天  
聽若夫犗駕之役易民以兵道跡皆知陛下之仁心  
以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  
險與其他水跡大不相侔唐滌瀨及諸惡灘密如竹  
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為家稍瀆檣旋歌棹  
側施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之曲折操舟若神猶  
不免時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黥涅坐食軍門  
與水性素不相諳一旦強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人馬

俱斃無疑矣又三峽東江漸崖絕壁挽舟者無所實足攀緣而過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為之況宣司正兵皆西人尤不善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來急若星火州縣既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為懼其篙工水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夔峽為四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曹守禦控扼以杜天險之勢然土狹人希廂禁軍類多缺額諸州每以招填不足為憂重以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者非一所存無幾若又役以捧駕疲於往來以無幾之卒伍應無窮之馬綱非惟耗費錢糧妨廢教關正恐州郡空虛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也况茶馬司歲發馬一

百六十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唐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五人十綱為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為三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過而目親觀者爾馬綱過夔府一踞者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番計二千七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百人三番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為帥府係出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

有刺員半分癘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駘而為梢工水  
手為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不若  
且行舊筈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為慮宜於鄂渚漢  
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  
水草既便馬必蕃育亦可以為江淮荆襄警急之備固  
亦無害其為馬政之備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答知  
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 陛  
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况此事干  
數筈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  
參酌施行不勝大幸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首

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  
有災此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懼之欲其恐懼脩  
省舉天下而措之安也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甚之旱魃天災國  
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堯以帝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  
豈非天以災難啓之一三帝王能修德以應之耶共惟  
陛下即位以來六年于茲矣躬攬權綱厲精政事雖漢  
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于夏澇于  
秋饑饉荐臻疾疫繼作去八月海溢于温死者以數萬  
計今歲川蜀荆南赤地千里迹者天作淫雨害于繁盛  
江淞之間被害尤甚 陛下遇災而惧遣官分禱疏決



滯獄減放房縉詔吞大臣歸過於已可謂能恐悞修省  
矣臣來自遠不知左右前後論思獻納之臣亦嘗有以  
脩德之說獻忠于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届詩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  
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  
王之側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  
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諂諛者未去有以  
害吾之治乎聚斂之臣未斥奸賊之利未除有以蠹吾  
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有以傷吾之仁  
乎旨酒之嗜聲色之通毬馬馳騁之娛有以累吾脩身

之德乎責已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  
之禱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罔不欽顛沛造次之際  
必於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是不惟可以弭災  
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效功業當復見於今日孰謂  
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

右一

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是言非  
止為一武王設蓋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訓國家全  
有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遠而易忘臣昨蒙恩出師  
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  
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廷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

置二大帥臣尔而不知四路監司事權之不輕也彼去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皂隸動搖州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潛臣尤重一路銓選咸出其手非若他路止掌金穀之事苟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敕宰相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愷悌之吏為之以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夔門每見蜀之士夫往來咸言西州諸郡困於虛額蓋是積年拖欠催科不行雖屢經赦恩有司不與放免又昔之監司好聚斂者取諸州積年酒稅諸色無名科斂之數以一年最多者立為定額其後酒稅諸色之數不登而有名無實之

額常存為摠額以有名無實之數督漕司而不得其實漕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州郡迫摠漕之威而無錢以輸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之後之郡守到官欲催常賦聞已預借矣於預借之外又借焉有借及二三年者如邛彭諸州困乏尤甚朝廷知其弊亦嘗有旨減放摠漕之臣不能奉行德意而催科如故州縣不堪凋瘵日甚今之為宣制二帥及摠領者皆一時重臣名士必能以撫字為心臣願陛下親賜御札伴條陳虛額之弊而速降詔罷之庶使遠方之民復有生意臣至夔州而馬適行水大為夔峽諸路之害其端起於吳璘小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為便欺罔朝廷以求官職臣嘗

兩奉御札非不欲率先奉行蓋知陛下愛民甚於愛馬而夔峽之民貧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害今茶司之馬自五十綱後雖不經由然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為名松江州縣治廐造船之役猶未已臣願速降聖旨令復行舊法罷提舉焉綱之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槽廐舟船不必備治乃見聖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非特以遠而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正賴蜀以為重昔三國之時吳蜀為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地今天以吳蜀全付陛下正是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資今傳聞虜人積糧宿兵於境上有窺蜀意蜀天險也非虜可得

而窺正恐民心或離寡由內起為可憂尔撫綏固結在今日為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右二

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當孔顏桀跖相闕于前左右颯劔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况君子直而踈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踈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能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

而亂多蓋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共惟陛下稟聰明  
絕人之資行帝王正火之道歷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  
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  
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  
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哲亦猶堯  
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  
子孤立如松柏小人附麗如蘿蔓君子進必繇直道小  
人進必繇邪徑往者潛藩二使令之臣竊弄陛下之  
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陛下亦  
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  
繇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

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  
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叔文者  
官止為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  
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  
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  
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詎自奮小人之進未有  
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  
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監  
司郡守翕然效為剝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  
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竊一監司固足以為後來之

戒然其尤者方進用來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足以  
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所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  
門而來以何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  
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雜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  
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  
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  
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帥  
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右三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三首

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為社

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  
為未然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  
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  
子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保保其身體傳傳  
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  
宗故事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  
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亡以加初  
不由尹京然也况今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  
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為太子  
之聰明增太子之德為一少有過差十手所指小人  
易得浮議傳聞四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太抵

太子之職在於訓養而巳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仁與之遴擇師友僚屬俾日與端人正士游養成德性而與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更事不患不知位顧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右一

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部刺史之職於今為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漕有憲常平茶鹽則有提舉坑冶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適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為贅矣且是官

之說臣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提管鈔轄踏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關是官之設豈不為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攷之 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詔之大略以謂武臣或出將闕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項背遠以為煩夫既置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冗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望聖慈斷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臣不勝至願

右二

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况狼  
子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教射於  
殿廷群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  
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  
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卒且猶不  
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  
之將 陛下旌其忠義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  
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  
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  
古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

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待左右設  
或不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心之不能保則將若  
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灼然忠誠可以任  
用 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  
功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  
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願 陛下攷之於往昔慮  
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又遠於無  
害不勝社稷生靈之願

右三

應詔舉官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舉

堪充刑獄錢穀及有智畧吏能各二人並依保舉法仍限半月者

右承議郎林仁厚學問該通議論近正妻更任使俱有可觀付以決獄理財必能詳刑節用

左奉議郎新監登聞鼓院丁康臣嘗知處州青田泉州惠安二縣獄訟詳明民無冤訴催科不擾辦居衆先付以繁難必可倚仗

以上保舉可充刑獄錢穀之任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長溪縣劉鎮婁更州縣任使所至皆有治績明敏之政吏不能欺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候官縣林思誠為饒州教官嘗

左從事郎添差温州教授王信素有文學尤通世務嘗相郡丞時遭荒旱留心賑濟不憚勤勞一郡之

民遂免流離之患

以上保舉知畧吏能可備委任

舉張祇日代狀

准 今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月內舉官一員

日代

右伏覲右承務郎試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祇學術精深氣稟剛正久居經幄宜贊青宮舉以代臣寔允公議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四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五

代越帥王尚書待罪狀

臣聞為臣莫重於守官治獄莫先於奉法苟用法之際  
或有所失則曠官之罪將何以逃臣伏家 聖恩出守  
會稽未到任間有盜發某官王佐母家亂其骨殖非特  
王氏一門痛徹心骨臣忝係守臣心實憤之在律發冢  
見尸者死茲盜之死宜矣有司議法以按問減二等又  
以其妄引平人加徒役流當時固疑其情重罪輕有司  
第知守法而臣失不敷奏既已斷罪佐弟公哀以寬憤  
不雪誓不共天手斬讎人自投于府臣與官吏咸義其  
舉已具始末奏聞且謂公哀奮不顧死以報母讎斬首

申寬請府請罪雖法有所不許其孝節實為可嘉蓋  
欲朝廷敦獎其孝而特貸其罪也今來給舍奏議以  
臣本府官吏故縱失刑尚荷寬恩止以失出議罪臣  
與官吏相與守法者也今乃法失於有司而志行於臣  
子臣等之罪誠不可容伏乞聖慈重行朝典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又代上

郊祀天晴劄子

臣茲者恭惟皇帝陛下遵祖宗三載故事復行  
郊祀之禮並見天地配以祖考甚盛舉也然前期三  
日風雨晦冥中外憂之及陛下御大慶殿齋宿群臣  
在庭雲陰忽開天色澄霽用事之夕月星潔明禮畢

賀旋愛日揚輝六軍萬姓罔不歡喜郊為而假廟焉而  
享昔聞其語今見其事臣官居侍從我在近藩咫尺堯  
天日若親覩其為慶抃實倍於常情萬萬也然天下皆  
知陛下孝德精誠能感應之速如此臣獨謂陛下  
孝弟通神明至誠格萬物固不止一日也然往歲郊祀  
載陽載陰未有天地廓氣日月呈祥如今日之事者茲  
蓋由陛下比年以來撻攬權綱福威自己正塗開闢  
朝廷清明故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天人相與之際其昭  
昭然如此臣伏望陛下兢兢業業益加勵精新而又  
新終始如一則天地交泰三辰著明長如郊祀之日誠  
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臣不勝至願

又代上劄子

臣比者伏蒙 聖恩出守于越 陛辭之日親奉王音以東州災傷令臣檢放賑恤者臣仰体 陛下惻怛之誠不敢少怠入境之初延見吏民訪問疾苦視事之日首遣僚屬分詣諸邑與縣令躬行阡陌同共檢視咸得其實遂以所傷輕重等級減放其間有保甲初以熟中及孳歛之際實無所有者與檢視有不盡之處有致詞訴者臣續已覆實復與減放既而又得 聖旨蠲免租稅以內帑代償百姓歡呼鼓舞莫不以手加額咸謂陛下仁恩德澤亘古所無雖天地父母有所不能及臣又上辨聖意將本府所有逋負積年公租私債貧不能

償者榜諭人戶照應指揮令至來年蠶麥成熟然後理還用是細民稍安流離復業庶幾少副 陛下畏灾恤民之意無任惶惧取進止

又代上劄子

臣誤蒙 聖恩出典藩府遠承去秋灾傷之後上貽陛下東顧之憂臣自到官夙夜惶惧每以催科為後撫字為先比緣米價湧騰越人艱食除得旨賑濟及乞糶常平義倉外臣又令八縣官吏躬行勸諭凡有穀米之家不問官戶編民但以等第高下積蓄多寡並令發廩減價與官米並糶遂獲廣濟免致失所又自新春以米彌月不雨播種失時民心嗷嗷朝不遑夕臣退思厥咎

實由臣荒政所致因思古人致雨之術每求之於人事  
間深慮刑獄有寬致傷和氣遂於今月初六日親至圜  
圍踈決滯囚仍分遣官僚編決縣獄又集僧道輩就府  
治焚脩心山川廟貌靡不祈禱臣亦晝夜齋蔬不敢少  
懈神明鑒臨果若有感忽於初八日得雨連夕霽需農  
事復興民情大悅夫曰雨曰暘皆陛下聖德所致其  
膏澤所及固不止一方而臣喜雨之心獨倍常情者蓋  
緣臣所領州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儻更數日不雨則事  
有大可憂者今一雨三日有年可期臣與闔境吏民不  
勝歡欣鼓舞感戴聖恩之至

又劄子

臣去秋 陛辭之日親奉 玉音諭臣以 永祐陵  
昭慈宮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羨牆雖堯舜  
之德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柏不勝  
悲涕九薦祭之物崇奉之具脩造之費臣仰軀聖懷罔  
不盡力臣輒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切見殯宮脩  
造每年一小脩三年一大脩率以為常此固 陛下奉  
先罔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切謂陵寢  
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脩造不無  
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  
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殯宮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柏已  
茂 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

必以三年大脩每年小脩為拘但今本府常預備瓦木  
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  
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舟  
艘常新歲月寢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  
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又代上五劄

臣聞唐社牧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夫內脩政事蓋自  
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昔漢以汲黯寢淮  
南之謀晉以謝安安苻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  
我國家寶元慶曆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略安撫  
之任付之范仲淹韓琦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

誦兵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今我與虜強弱不敵惟當以  
人才勝之苟得伏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  
雅望如謝安輩則教當自退忠謀讜論如陸贄之徒則  
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偉畧如韓范二臣則虜當自  
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  
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為宰相呂夷簡所  
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仲淹夷簡亦力  
薦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今邊境未寧正  
是側席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為心大  
臣以呂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  
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

踈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  
陛下之任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難當自  
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臣恭惟陛下屈已便民和戎福國真帝王盛德之事  
然虜情多詐殊不可測愈和愈驕態已露夫未至而言  
常以為虛及其已至則又不及臣切謂備敵之術莫若  
通下情開言路昔建炎維揚之難起於以下壅蔽虜壓  
境而不知倉卒渡江禍幾不救今外議內訌謂虜人有  
窺伺之心深恐中外壅蔽不以實聞維揚覆轍不可不  
戒欲乞陛下廣視听通群情俾公邊帥守中外臣子  
凡有所聞並以實奏勿以張皇為罪切直為諱如是則

虜之動靜可以備知事之未至可以預備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

臣聞財用不足最為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  
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  
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五帛和親之  
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內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朴先之宮  
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曆  
間西方用兵北虜增幣天下亦多情事矣而歛不及民  
用度不多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內  
不失治民到于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苟  
安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為

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  
損名齋親為之記帥下以躬蓋無愧於文帝仁宗矣  
然財用猶不足臣妄意切謂奢侈之風或末痛革無益  
之作無名之費或末盡除至若內降之恩未能盡絕名  
器之假未能無濫宮禁近習使令之數不無過多軍容  
教坊伶倫俳優之徒不能無非時之橫賜凡此之類可  
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儉節財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臣  
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奸謀有天子私藏之財號瓊  
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損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  
之險德為法以德宗之私心為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

歸之戶部仍擇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  
見粟腐大倉錢流地上上下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又聞四夷不恭拔  
卒為將今夷狄外侮正是注意將帥拔擢行伍之時臣  
切觀朝廷宿將固亦有人顧所用何如耳賢而有重望  
者可用為大帥以控天下之兵權如唐用李郭之徒賴  
之以為安危輕重不可止令為一藩帥以泯沒其才其  
次驍勇善戰者可使當一面如漢黠彭之類亦可責其  
捍禦之功不可置之閒處至於駕馭之術尤不可驕之  
爵賞所加必俟有功而後可若任用之初先為之極它  
日立功其將何爵以加昔藝祖皇帝許曹彬節度

使而不遽與其後彬再立大功方加節鉞卒保富貴為國勲臣臣近蒙宰執傳 聖旨除某人為湖東總管令臣待之加厚者如某人亦當今之名將可備急難之用所謂宜當一面者也 陛下固已得之矣其它如某人此者尚或有之咸宜拔擢以為閫外之寄至於駕馭之術更乞如臣所陳如漢高之馭黥彭量才而任使 藝祖之待曹彬富貴以俟異日庶可以望其立大功亦所以保全之也

臣聞居家者必謹藩籬置皂隸以為寇盜之防建國者必保山海之險選岳牧之臣以禦外敵憑陵之患今朝廷以江淮為蔽障以守帥為長城江淮守臣比它處為

尤重宜於文武臣中擇其才勇智畧可為爪牙者付之陛下親加敦遣勉以忠義賞之以糧餼之以兵俾其守死勿去則我有所恃而不恐敵有所憚而不敢窺苟非其人則必為敵所輕誤事非少除授之際尤不可不謹又川蜀之地去朝廷最遠尤為虜所窺伺緩急之際勢必不能相應在兵法有攻東南備西北者虜情難測深恐虛聲在此而屬意在彼臣以為宜增重四川帥臣之權俾其便宜從事遇臨機應敵之際不必請而後行仍選大將屯重兵于外以為急難之援如是則 陛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



臣遠遠 清光殆將一歲待罪近旬竊祿無補至若乃  
心倦倦上室顧雖息不敢少忘茲者恭聞 敢遣大  
臣出疆道踞風傳有如上貽 聖慮者 陛下焦勞宵  
旰備見詔音宣誦之餘軍民感泣况臣忝居獻納論思  
之職其可以中外為拘喑默不言乎輒以管見條陳五  
事一曰求人才二曰通下情三曰省浮費四曰擇將帥  
五曰選江淮之守增節帥之權狂妄猥陋冒瀆 天聰  
政猶熾火不足裨日月之光然愚忠所激有不能自已  
者伏望 陛下采愚者一得之慮赦微臣萬死之罪略  
賜施行不勝幸甚

代王尚書薛陸宰狀

臣叨膺 聖寄待罪近旬其所領州號為浙東帥府屬  
邑有八山陰負郭而具取大近知縣許某到官方及旬浹  
而遽死其後任某亦已物故緣山陰係是緊切不可缺  
官去處臣竊見前會稽知縣左奉議郎陸之望為治寬  
平持已廉潔長於撫字蔚有政聲會稽士民僧道等前  
後屢經本府及監司舉留狀牘其存某人今方罷官適  
會山陰缺宰臣遂令暫攝職事邑人咸喜臣今欲依條  
令辟舉陸之望充山陰知縣以慰一邑士庶之心臣如  
妄舉 甘伏 朝典伏乞 聖慈特賜 俞允

又代上劄子

臣恭聞 太行皇太后靈駕發引有日 陛下遵奉遺

詰凡營奉之費悉出慈寧不以一毫病民以彰皇太后仁儉之德四方聞之罔不欽歎臣待罪近甸祇奉寢園雖欲竭犬馬之奉効蟻螻之誠而不可得至若邦境所管河道橋梁宿食頓次及一行事務臣已分遣官屬一一幹治臣亦身督其役無敢怠惰者約至十一月初旬悉皆辦集將來梓宮渡江決不誤事庶幾少效臣子報稱之職上寬陛下哀感憂念之情臣無任

又

臣竊聞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進發之日凡津梁堰閘並不拆毀今來伏淮橋道頓遞使報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八尺五寸比舊加太其所過之處城門橋

堰勢不免毀臣伏聞行朝臣庶稱頌聖德謂日者奏請梓宮發引利行甲方然毀民居稍多陛下惻然曰茲豈未利耶乃改行乙方仰見聖心仁孝愛民如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臣今欲乞休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丈尺之數津梁堰閘免致拆毀庶獲仰承陛下仁孝之德遵奉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如蒙俞允伏乞睿旨速賜施行取進止

附錄有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温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  
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  
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覽為文頃刻  
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  
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 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  
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  
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稱朕  
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為經  
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  
慝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

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聽  
公事又詔王某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  
關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  
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虜且畔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  
言為備公因轉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  
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  
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  
用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帥者或寬散地或守遠郡願  
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  
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路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  
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

節制之乎併諸軍承受皇城邏卒之敝其他指陳率人  
所難言者三衙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  
既而罷諸軍承邏卒亦加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  
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  
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寤意而事  
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  
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  
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太宗  
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  
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 太上皇帝非耄耆勸勤  
之時而以天下授之 陛下其賢於堯舜遠矣 陛下

所以仰副 太上付托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  
元八凱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  
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  
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  
以彰 太上知予之明以盡 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  
和戎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  
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 陛下此  
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  
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  
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  
事其細微曲折皆參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

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  
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  
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  
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  
盡切於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  
便殿後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  
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  
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  
叨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下德音  
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  
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欲前殿侍立

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閣門及候班次皆從之  
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  
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  
心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  
出師進取宿州虜悉眾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  
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捻角在草莽間聞醜虜亂華痛  
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  
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虜情不測乞  
用浚等既而虜果入寇 太上皇帝親遣浚浚知建康  
府 陛下即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  
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浚進對皆以為恢復大計仰

贊聖斷又乞 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壁  
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 陛下任浚  
為難及王師不利橫議遽起臣嘗奏 陛下用兵為  
祖宗靈寢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  
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  
難而退益當內脩政事俟時而動 陛下剴明果斷規  
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其  
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殛詔以  
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  
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  
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

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  
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詔旨敦趣公  
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減  
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  
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  
矣賈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 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  
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  
開國男至是贈左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  
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巖碩人  
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  
禮皆太學生孟丙蚤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

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  
女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  
先天下人謂其於吏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為郡佐遇事  
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諉公雖文書填委公  
一一繙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偽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  
厭伏其治郡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為不善者則  
反復告戒誠意焉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為文勸導  
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  
故鞭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  
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亦舉利有  
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財亦

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饒  
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  
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  
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衆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  
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  
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議皆指  
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  
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  
明白蓋自漢氏專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  
於守節死義能為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  
鄞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

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豪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  
回施於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  
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 黜獨賴樸 淮南憚之 謀不敢作

謂公孫輩 發發振落 儒豈不用 其效奚若

孰知其故 鼠腊非璞 公之節義 視黜無作

屹然立朝 作世邪郭 正色凜凜 危言謬謬

招之不前 麾之不卻 猛虎在山 衛及藜藿

出守四郡 治行皆卓 問胡為然 非智之鑿

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 惟其躬行 粹美無駁

道固如是 不由外鑠 於彼汲直 如玉而琢



我為銘詩 以表儒學 人雖云亡 尚有祭饗  
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統  
郡開國侯汪應辰撰承事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軍  
府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畧安撫司公  
事賜紫金魚袋張杓書宣教郎新權發遣南康軍事朱  
熹題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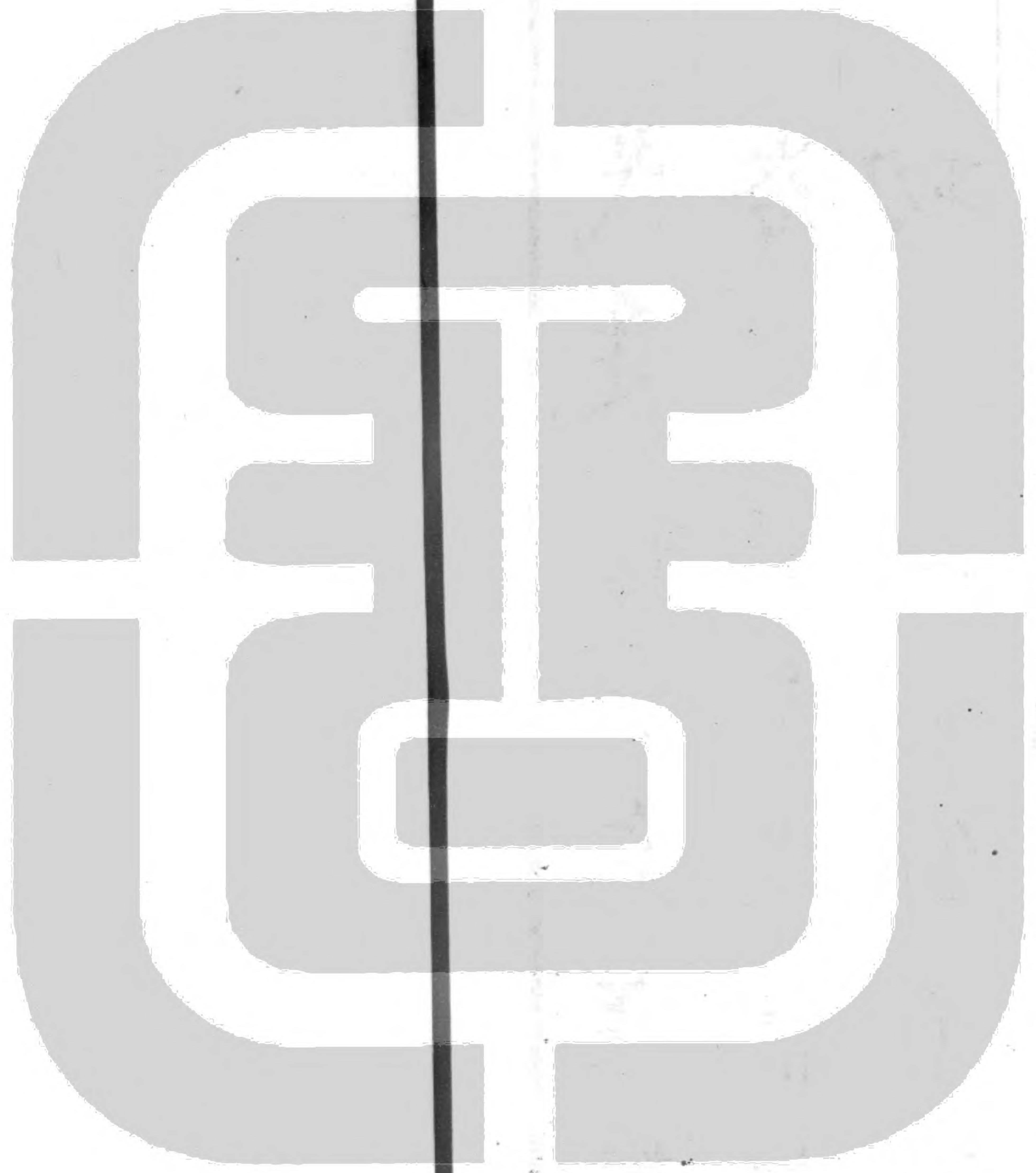
右

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  
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  
間禮鐫木江陵歸歲于家  
痛念

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  
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

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  
溘先朝露無以贖不孝  
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  
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  
于莫春訖工于中秋  
先君正六之學忠憤之  
氣愛君憂國之誠仁

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  
考而盡見之職校正迪  
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  
矣其間闕亡者異時為  
別集云男宣教郎充荆  
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  
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公事場  
余開對  
...

...

...

...

